

# 目錄

縱橫決蕩，問鼎中原：《戰國策》中的變法、

戰爭及興亡——《戰國策》導讀

## 卷一 東周策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〇五二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

秦惠王前——〇八四

## 卷二 西周策

周君之秦——〇五六

## 卷四 秦策二

秦武王謂甘茂——〇九〇

## 卷三 秦策一

衛鞅亡魏入秦——〇五八

蘇秦始將連橫——〇六〇

張儀說秦王——〇七〇

## 卷五 秦策三

范子因王稽入秦——〇九七

范雎至秦——一〇〇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二二一

## 卷六 秦策四

秦王欲見頓弱——二一五

## 卷七 秦策五

秦王與中期爭論——二一九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二一九

文信侯出走——二二六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二三二

## 卷八 齊策一

靖郭君善齊貌辨——二三九

邯鄲之難——二四三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二四五

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二四七

## 卷九 齊策二

昭陽為楚伐魏——一五二

秦攻趙長平——一五四

## 卷十 齊策三

孟嘗君將入秦——一五七

## 卷十一 齊策四

齊人有馮諼者——一六〇

魯仲連謂孟嘗——一六五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一六七

## 卷十二 齊策五

蘇秦說齊閔王——一七〇

## 卷十三 齊策六

齊負郭之民有狐狐咥者——一七七

燕攻齊齊破——一八〇

齊閔王之遇殺——二八三

### 卷十四 楚策一

荆宣王問群臣——二八八

### 卷十五 楚策二

楚懷王拘張儀——二九一

### 卷十六 楚策三

唐雎見春申君——二九五

### 卷十七 楚策四

魏王遺楚王美人——二九八

客說春申君——三〇〇

天下合從——三〇五

楚考烈王無子——三〇七

### 卷十八 趙策一

知伯從韓魏兵以攻趙——二一六

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

中行氏——二一八

晉畢陽之孫豫讓——二二七

秦王謂公子他——二三二

### 卷十九 趙策二

武靈王平晝間居——二四〇

王破原陽以為騎邑——二五六

### 卷二十 趙策三

趙惠文王三十年——二六一

秦攻趙蘭、離石、祁拔——二六四

秦、趙戰於長平——二六五

秦圍趙之邯鄲——二六八

### 卷二十一 趙策四

趙太后新用事——二八二

秦使王翦攻趙——二八七

### 卷二十一 魏策一

知伯索地於魏桓子——二八九

韓趙相難——二九一

西門豹為鄴令——二九二

文侯與虞人期獵——二九三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二九四

魏公叔痤為魏將——二九七

魏公叔痤病——二九九

### 卷二十三 魏策二

魏惠王死——三〇二

齊、魏戰於馬陵——三〇五

### 卷二十四 魏策三

華陽之戰——三一〇

秦將伐魏——三二二

魏將與秦攻韓——三二六

### 卷二十五 魏策四

魏王欲攻邯鄲——三二七

秦、魏為與國——三二八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三三一

### 卷二十六 韓策一

三晉已破智氏——三三六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三三七

### 卷二十七 韓策二

楚圍雍氏五月——三三九

韓傀相韓——三四二

### 卷二十八 韓策三

韓陽役於三川而欲歸——三五二

卷二十九 燕策一

燕王噲既立——三五三

蘇秦北見燕昭王——三五七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三六三

卷三十 燕策二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三六九

昌國君樂毅——三七〇

客謂燕王——三七八

趙且伐燕——三八〇

卷三十一 燕策三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三八三

卷三十二 宋衛策

公輸般為楚設機——四〇五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鷄——四〇八

衛嗣君時胥逃之魏——四〇九

卷三十三 中山策

司馬意三相中山——四一二

名句索引——四一四



## 卷一 東周策

### 本篇導讀——

昔日秦國的祖先非子只不過是周天子的養馬官，如今秦國卻興師問鼎，志在天下。東周臣子顏率所言的「秦之無道」，實即「周之無能」。故秦國敢借道伐韓，而東周卻又陷於借則得罪韓國，不借又得罪秦國的兩難境地。另一方面，楚王因為周室提供糧食予敵軍秦國與韓國而大為震怒，趙國甚至奪取了東周的祭地。此際，東周與西周均已淪為「小國」，周天子早已名存實亡。在〈溫人之周〉一則中，溫地人引《詩經》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可謂是對苟延殘喘的周室的一大諷刺。東、西周之戰中，東、西周為獲得支持而獻寶於楚與韓。西周甚至斷水以絕東周種稻，同室操戈，可笑亦可悲。故此，戰國七雄之輕視周室而動輒興兵問鼎，實屬自然演化。

##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sup>1</sup>，周君患之，以告顏率<sup>2</sup>。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為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畫計<sup>3</sup>，與秦，不若歸之大國<sup>4</sup>。夫存危國<sup>5</sup>，美名也；得九鼎，厚實也<sup>6</sup>，願大王圖之。」齊王大悅，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sup>7</sup>，而秦兵罷。

### 注釋

1 九鼎：相傳是夏、商、周三代的傳國之寶，是政權的象徵。2 顏率：東周臣子。

3 畫計：商量。4 大國：指齊國。5 危國：指周王室。此時周王室受秦兵威脅，瀕臨生死存亡之秋。6 實：實際利益。7 陳臣思：齊威王的名將田忌（生卒年不詳）。古

代田、陳同音。

### 譯文

秦國發兵逼近東周邊境，想索取周王室的九鼎。周君非常擔憂，就將此事告訴顏率，顏率說：「大王不必憂心，臣願東到齊國，借兵救援。」顏率到了齊國，對齊王說：「秦國不講道義，想發兵奪取周王室的九鼎。周王室的君臣商量後覺得，與其給予秦，還不如給予貴國。保存生死存亡的國家，是美名；獲得九鼎，是實利，希望大王三思。」齊王聽罷非常高興，發兵五萬，命大將陳臣思率兵救周，



秦國只好撤兵。

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途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sup>1</sup>。」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沙海之上<sup>2</sup>，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sup>3</sup>。」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sup>4</sup>，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途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弊邑固竊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醢壺醬甄耳<sup>5</sup>，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免興馬逝<sup>6</sup>，灑然止於齊者<sup>7</sup>。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挽之<sup>8</sup>，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sup>9</sup>，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途之從而出？臣竊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者，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弊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注釋

1 梁：魏惠王遷都大梁（今河南開封市），故魏又稱梁。2 暉臺：臺名。沙海：在今河南開封西北。3 寄徑於楚：由周至齊，並不經過楚國，這是建議而已。4 葉庭：在

今湖北華容。5 醯（粵：希；普：xi）：醋。甄（粵：墜；普：zhuì）：甕。6 兔與馬逝：比喻輕快的樣子。7 灘（粵：離；普：li）：然：水滲流的樣子。8 挽之：牽引。9 被具：士卒運鼎時所需的工具。

## 譯文

齊國向東周索取九鼎，周君又擔心了。顏率說：「大王不必憂心，臣願到東方解決此事。」顏率到了齊國，對齊王說：「周王室依靠大國的仗義相助，全國上下得以保全，願獻上九鼎，不知大國從什麼途徑將九鼎運到齊國？」齊王說：「寡人打算向梁國借道。」顏率說：「不可以。梁國的君臣一心想得到九鼎，在睚眦腳下，沙海邊上，策劃已久了。九鼎一進入梁國，肯定無法運出來。」齊王說：「寡人就另向楚國借道。」顏率回答說：「不行。楚國君臣為了得到九鼎，在葉庭中，密謀已久。九鼎一旦進入楚國，不可能運出來了。」齊王說：「寡人要從什麼途徑才能把它運到齊國呢？」顏率說：「敝國私下替大王擔憂。九鼎可不像醋瓶醬罐，可以懷揣手提就到達齊國的，也不像鳥聚鴉飛、兔跑馬奔般，瞬息就可到達齊國的。從前周人攻殷，得到了九鼎，一隻鼎用九萬人牽引，共用了九九八十一萬人，而輔助的兵卒和器具，數量與此略等。如今即使大王有這些人，又從哪裏經過呢？臣私下為你擔憂啊！」齊王說：「你屢次前來，無非不願把九鼎給予齊國罷了。」顏率說：「不敢欺騙大國，請盡快決定運送路線，敝國將把鼎遷出，以待運走。」齊王只好作罷。

## 卷二 西周策

### 本篇導讀

除卻東周，西周亦一樣在強秦的脅逼之下，惶惶不可終日。本卷便記載了西周與諸國在戰國時的形勢變化。西周為了免除齊、韓、魏的糧食要求，於是派謀士韓慶到齊國遊說孟嘗君田文停戰，由於孟嘗君帶領聯軍攻打秦國只是為了報私仇，而並非有長遠大計，故此當有利可圖時便自然退兵了。秦國為了報復孟嘗君以及列國，秦將白起於是在伊闕一役中大敗韓、魏聯軍，更斬首二十四萬人。西周放虎歸山，難逃其患。秦相樗里疾率戰車百輛進入西周，得到隆重的歡迎，楚懷王因此而大怒，周君於是忙於向楚國解釋。此外，在「雍里之役」中，韓國又向西周伸手要糧。西周左右為難之餘，又要割地奉養秦國的宣太后。秦國甚至召周君入秦，周君因懼怕而不敢前往。在這局勢下，即使蘇秦想方設法為西周保存九鼎，免為楚國所奪，其實亦僅在於存其象徵意義而已。西周雖有周最這樣較為突出的後代，但卻使其畢生奔走於列國之

間，不予以重用，令人扼腕。周室名存實亡，其國君之無能，更可見於伊闕戰敗之後，周君忙於向魏王洽求溫囿作為遊樂之地。周室君主如此昏庸，怎能不亡？

## 周君之秦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sup>1</sup>：「不如譽秦王之孝也<sup>2</sup>，因以應為太后養地<sup>3</sup>。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 注釋

1 周最（生卒年不詳）：周的公子，時隨周君入秦。2 秦王：秦昭王。3 應：周邑，在今河南濟源西北。太后：秦昭王母宣太后。

### 譯文

西周君要到秦國去。有人對周最說：「你不如讚揚秦王對太后的孝心，並且把應邑送給太后作為供養之地。秦王和太后一定會很高興，這是你對秦國友好的表示。如果周、秦兩國關係友好，周君必定以為是你的功勞；如果兩國關係不好，勸周君入秦的人，必定會有罪了。」

## 卷三 秦策一

### 本篇導讀——

此卷首篇即說商鞅變法的成效，可見其重要性。商鞅以法家而行霸道，驅農歸戰，又設立「軍功爵」，令秦師如狼似虎，所向披靡；可是對於他的死，卻「秦人不憐」，可見秦人怨懟之深。商鞅的法家思想及其所推行的「霸道」，秦始皇將其發揮至極致，他雖統一天下，成就了三十六代君主共六百年以來所追求的梦想，卻也留下了「暴秦」的惡名。

另一方面，又記載了戰國時的策士，如蘇秦、張儀及司馬錯。蘇秦遊說各國時遭遇坎坷，後來飛黃騰達，是庶民階層在列國複雜的政治態勢下崛起的典型。其同門張儀亦在早年經歷辛酸，受盡白眼，後來他向秦王分析秦與六國的優勝劣敗，表現出雄韜偉略，辯才無礙。在遊說、穿梭於各國之間，秦將司馬錯雖不如張儀，但在奪取蜀地或爭霸中原的爭論上，司馬錯之見卻顯然比張儀更實惠，且更懂得趨吉避凶。這些觀點不一而又各具奇才的人物，均為秦王所重用，這正是秦國雄視天下的關鍵所在。

## 衛鞅亡魏入秦

衛鞅亡魏入秦<sup>1</sup>，孝公以為相<sup>2</sup>，封之於商<sup>3</sup>，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sup>4</sup>。期年之後<sup>5</sup>，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服之耳。

注釋

1 衛鞅：商鞅（前三九〇—前三三八），本為衛國的公子，故稱衛鞅。2 孝公以為相：

孝公，即秦孝公（前三八一—前三三八；前三六一—前三三八在位），名渠梁。他任商鞅為左庶長，實行變法。商鞅後因功升為大良造，執掌國政，此「為相」指為大良造而言。秦正式設相在武王時，孝公時尚未設相。3 商：故城在今陝西商縣東。4 黥劓（粵：鯨義；普：：qín gē yì）其傅：黥、劓，即刻面、割鼻，為古代酷刑。此處指商

鞅因太子犯法，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5 期（粵：基；普：：）年：一年。

譯文

衛鞅從魏國逃亡到秦國，秦孝公任命他為丞相，把商地分封給他，號稱「商君」。商君治理秦國，法令貫徹，公正而沒有偏私，行罰不避讓權貴，行賞不偏親私。法令嚴密得連太子也不放過，對太子師傅處以刻面、割鼻的刑罰。法令實施一年之後，人民不會撿拾掉在地上的東西，不取非法的東西，兵強馬壯，諸侯恐懼。

然而，商君刻薄寡恩，只不過是以強力箝制人而已。

孝公行之八年<sup>1</sup>，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商君告歸。

注釋 1 八年：「八」上應有「十」字。秦孝公六年，任衛鞅為左庶長，下令變法至二十四年

逝世，正好十八年。

譯文 秦孝公任用商鞅推行法令十八年，重病將死，想把君位傳給商君，他推辭不肯接

受。秦孝公死後，秦惠王繼承君位，執政不久，商君要求回到自己的封地。

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sup>1</sup>，而秦人不憐。

注釋 1 車裂：以車子肢解身體的酷刑。

譯文 有人對惠王說：「大臣權勢過重會危害國家，身邊的人過分親暱則危害自己。現在

秦國的上下皆說商君的法令，沒有人說是大王的法令，這樣商君反而成了主人，大王卻成為臣子了。況且商君本是大王的仇人，希望大王想辦法對付。」商君從封地回到首都，惠王對他處以車裂的酷刑，而秦國民眾卻不可憐他。

### 賞析與點評

過度的壓抑，必導致崩潰；容許自由，便是疏導。

## 蘇秦始將連橫

蘇秦始將連橫<sup>1</sup>，說秦惠王曰<sup>2</sup>：「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sup>3</sup>，北有胡貉、代馬之用<sup>4</sup>，南有巫山、黔中之限<sup>5</sup>，東有肴、函之固<sup>6</sup>。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sup>7</sup>，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眾，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



## 注釋

1 蘇秦（？—前三二七年）：字季子，戰國時東周洛陽人，縱橫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連橫：聯合六國共同抗秦。2 說：遊說。戰國時期，策士們用合縱、連橫及其他策略來打動國君採納自己的主張。3 巴、蜀：巴指今重慶一帶，蜀指今四川西部。漢中：今陝西南部及湖北西部。4 胡貉（粵：學；普：hú）：北方游牧民族，分佈在今內蒙古南部。代馬：代郡、馬邑，在今山西西北部。5 巫山：在今重慶巫山東。黔中：在今湖南西部常德地區一帶及貴州東北部。6 肴：或作「嶠」、「殺」，山名，在今河南洛寧北。函：即函谷關，在今河南靈寶東北。7 奮擊：能奮勇擊敵的戰士。

## 譯文

蘇秦剛出道的時候以連橫的主張去遊說秦惠王道：「大王的國家，西邊有巴、蜀、漢中的物產可供利用，北邊有胡、代地區可提供戰備，南邊有巫山、黔中的險地，東有嶠山、函谷關堅固的要塞。土地肥沃，人民眾多，戰車萬輛，精兵百萬，良田縱橫千里，糧食儲備豐富，地理形勢便於攻守，真是天然府庫，天下的強國！以大王的賢能，軍民的眾多，戰備的充實，戰士的訓練有素，完全能夠兼併諸侯，統一天下，成為治理天下的帝王。希望大王稍加留意，讓臣陳述如何取得重大效果。」

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sup>1</sup>不可以誅

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

注釋 1 文章：此指法度。

譯文 秦惠王道：「寡人聽說毛羽不豐滿的鳥兒不能高飛；法制不健全的國家不能實施刑

罰；道德不高尚的人不能役使百姓；政教不上軌道的不能以戰爭來勞煩大臣。現在先生不遠千里而來，親臨指教，希望日後再聆聽高見。」

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sup>1</sup>，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sup>2</sup>，堯伐驩兜<sup>3</sup>，舜伐三苗<sup>4</sup>，禹伐共工<sup>5</sup>，湯伐有夏<sup>6</sup>，文王伐崇<sup>7</sup>，武王伐紂<sup>8</sup>，齊桓任戰而伯天下<sup>9</sup>。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sup>10</sup>？古者使車轂擊馳<sup>11</sup>，言語相結，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sup>12</sup>，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弊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sup>13</sup>，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伯<sup>14</sup>，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

其勢不能，故以戰績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武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誅敵國<sup>15</sup>，制海內，子元元<sup>16</sup>，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昏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沉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

### 注釋

- 1 神農：傳說中的上古帝名，比黃帝還早，始興農業，故號「神農氏」。補遂：古代部落名。
- 2 黃帝：傳說中的上古帝名，姓公孫，號軒轅氏。涿（粵：啄；普：zhuō）鹿：在今河北涿鹿西南。禽：同「擒」。蚩尤：古九黎族首領，為黃帝所敗。
- 3 堯伐驩（粵：歡；普：huān）兜：堯，傳說中的上古帝名，姓姬名放勛，國號唐，禪位於舜。驩兜，堯之司徒，後因作亂而被放逐到崇山。
- 4 舜：傳說中的上古帝名，姓姚名重華，受堯禪讓，國號虞，又禪位於禹。三苗：古部落名。
- 5 禹：傳說中的上古帝名，姓姁名文命，因治水有功，受舜禪位，國號夏。共工：古部落名。
- 6 湯伐有夏：夏桀無道，湯出兵討伐，桀奔南巢（今安徽巢縣西南）而死。湯，名履，又稱「成湯」，為商族首領。
- 7 文王伐崇：崇侯虎助紂為虐，文王興兵討伐他。文王，名昌，周族首領，紂時為西方諸侯之長。崇，古國名。附屬於商的小國，在今河南嵩縣北。
- 8 武王伐紂：武王名發，周文王子。商紂昏亂，武王把他滅掉，建立西周王朝。
- 9 齊

桓：齊桓公（？—前六四三），名小白，齊僖公（？—前六九八）之子。任：用。伯：通「霸」。10 惡：怎會。11 車轂（粵：谷；普：gǔ）擊馳：使者的車子川流不息。轂，車軸的中心，可以插軸處。12 銛（粵：式；普：shì）：同「飾」。13 綴甲：把皮革片或鐵葉連綴成戰士的服裝。屬：通「礪」，磨。14 五帝：說法不一，通常指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三王：夏、商、周三代的開國君王，指夏禹、商湯、周文王及周武王的合稱。五伯：戰國時的說法，通常指齊桓公、晉文公（前六七一—前六二八）、楚莊王（？—前五九一）、吳王闔閭（？—前四九六）、越王勾踐（前五二〇—前四六五）。至於漢代則認為五伯是指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秦穆公（？—前六二一）和宋襄公（？—前六三七），而不是吳王及越王。15 訕（粵：屈；普：qū）：屈服，折服。16 元元：百姓。

## 譯文

蘇秦說：「臣本就料到大王不會聽取臣的意見。從前神農氏討伐補遂，黃帝在涿鹿之戰中擒獲蚩尤，唐堯放逐驩兜，虞舜討伐三苗，大禹制服共工，商湯征服夏桀，周文王消滅崇侯，周武王攻克商紂，齊桓公通過戰爭而稱霸天下。由此看來，哪有不用武力而能成就大事的呢？從前各國使臣的車馬堵塞了道路，奔走不休；諸侯們訂約結盟，表示聯為一體；或約縱，或連橫，總是不能收藏兵甲；文士粉飾文辭，令諸侯感到紛亂迷惑；各種矛盾不斷產生，簡直難以理清；法令

條文多如牛毛，眾人的欺作更不少見；公文發佈混亂，百姓貧困不足；君臣上下互相埋怨，民不聊生；雖然道理講得很明白，但戰事卻愈來愈多；說客穿着耀眼服裝，戰爭總是不能停息；發下的公文繁多，天下卻治不好；謀士的舌頭都磨破了，君主的耳朵也聽聾了，國事仍不見成功；儘管講究仁義守盟約，各國總是不和睦。這樣，就要棄文用武，用厚祿供養戰死之士，綴甲磨刀，在戰場上見個高低。假如無所事事就能得到好處，端坐不動就能擴充地盤，即使是古代的五帝、三王、五霸那樣賢明的君主，也很希望坐着輕鬆地辦到；但事實上是不可可能的，最後只有依靠戰爭解決問題。敵我雙方無論是在戰場上擺開陣勢，還是用兵器互相拼殺，要戰勝對方才能建功立業。所以說，對外要靠戰爭取勝，對內要施行仁義以加強統治；國君在上面有了威信，下面的百姓自然就服從了。現在要吞併天下，凌駕諸侯，戰勝敵國，撫育萬民，迫使諸侯稱臣，非用武力不可！當今的國君都忽視了這個最重要的道理，不懂得怎樣教化百姓，缺乏治理國家的辦法，被一些紛擾的言論所迷惑，整天沉浸在巧言詭辯當中。如此看來，難怪大王不能採納臣的意見了。」

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sup>1</sup>，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

羸滕履屨<sup>2</sup>，負書擔囊<sup>3</sup>，形容枯槁，面目犁黑<sup>4</sup>，狀有歸色<sup>5</sup>。歸至家，妻不下  
紉<sup>6</sup>，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  
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sup>7</sup>，  
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  
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  
當世之君矣。」

#### 注釋

- 1 黑貂：哺乳類動物，身體細長，皮毛珍貴，可做成大衣。
  - 2 羸（粵：雷；普：[i:]）：纏繞。滕（粵：騰；普：[tɛŋ]）：綁腿布。屨（粵：腳；普：[jɛ]）：又作「蹻」，草鞋。
  - 3 囊（粵：託；普：[nɔ]）：口袋。
  - 4 犁黑：同「黧黑」。
  - 5 歸（通「愧」）。
  - 6 紉（粵：任；普：[ɛn]）：織布。
  - 7 太公：姜太公，周初的開國功臣姜尚（約前一五六一—前一〇一七），封於齊，是齊國始祖。《陰符》：相傳是姜太公所撰的有關兵法權謀的書。
- 蘇秦先後十次上書遊說秦王，均不被採納。他所穿的黑貂皮衣破舊了，百斤的金屬也用光了，生活無依，只好離秦回家。他腿上纏着綁腿，腳穿草鞋，背着書箱，挑着行李，神情憔悴，面色黃黑，臉上顯出羞愧的神色。回到家裏，正在織布的妻子不下來迎接他，嫂子不肯替他做飯，父母也不和他講話。蘇秦長歎道：

「妻子不把我當作丈夫，嫂子不把我當作小叔，父母不把我當作兒子，這都是蘇秦的過錯啊。」當天晚上取出藏書，打開了幾十個書箱，找到姜太公所著的《陰符》，埋頭苦讀，選擇精要處反覆鑽研。當讀書困倦欲睡時，他就用錐子自刺自己的大腿，鮮血流到了腳跟。他自言自語地說：「哪裏會有人遊說列國君主而不能讓他們拿出金玉錦繡並獲得卿相高位的呢？」經過一年，蘇秦終於揣摩有成，便說：「這次真能用來說服當世的君主了。」

於是乃摩燕烏集闕<sup>1</sup>，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sup>2</sup>。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sup>3</sup>，黃金萬溢<sup>4</sup>，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

注釋

1 燕烏集闕：古關塞名，今地不詳。2 抵（粵：止；普：zhǐ）：擊，拍。3 璧：圓形的玉器，中間有小圓孔。4 溢：同「鎰」，重量單位，二十兩為一鎰（一說二十四兩）。

譯文

於是蘇秦取道燕烏集闕，在華麗的宮殿裏遊說趙王，相談甚歡。趙王大喜，封他為武安君，賜予相印，兵車百輛，錦緞千匹，白璧百雙，黃金萬鎰，跟隨蘇秦之後，以策劃合縱聯盟，瓦解連橫陣線，以對付強大的秦國。